

兀者移去畫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人之
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
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
而籠之哉

夫復謂反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
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
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
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
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
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謂與摯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
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
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二十三

因三

廬陵竹峯 羅龜道述
門人 彭祥庶校

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緜山人魏隱士李云無鬼女

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
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君將黜嗜欲擊引非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白高不對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

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
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
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
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弁以

捕獵之事為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
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
者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
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謂御之而中繩鈞矩規也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郵若失若喪其一

若郵若失如闕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
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超軼過也絕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
以說也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子說之則以金波六弦

金板六弦周書篇名大公六弦文武虎豹
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
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
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

手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挂于懸魑之逕音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效其側者乎又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效吾君之側乎

柱塞也踉蹌也位處也疾趨處乎空谷也蹙然行步聲也以喻久無人以至言進之武侯故聞狗馬之說而亦為之喜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音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美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問武侯所以思慮而病者何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皆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形固造形

一有形迹則又造添形迹矣

成固有伐力成則為變固外戰

此心一動則與外物戰聞

君亦必無感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鋪壇之官

鶴列陣名猶魚麗之類麗譙樓名徒步卒

驥騎卒鋪壇宗廟祭祀之地言嗜欲戰於

中如室內之戈矛

無藏逆於得

有得則有失逆境已藏於順境之中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廉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君如必欲為之而不已則如下文所云即

孟子無己則有一焉之意

修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

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自述其少時則童子非真童子乃色若孺

子耳

予適有瞽病音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

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以其瞽病故教以乘日之車則隨日而能

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

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凌轍也許問也每事轍過許問之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於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與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世以天下為已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合也不比夫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比則夸者悲好本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增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物事也徒類也勢事之類喜於變易無常人但當處之無心遇其有用之時則不能無為不必如貪者夸者之所為能知此理

者如順合四時不與事物變易者也今人馳其形與性潛入於萬物而不自知其身不能自反可悲已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克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朝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本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

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以為天下皆克也可乎冬爨鼎者冬寒之時能以火而爨夏造冰者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二事雖若奇異然不過

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冰未足以為奇異也廢猶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官聲則彼瑟之官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異矣然其所以然者律相同故聲相應耳亦未為奇異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其言食訖紹夔出懷中錯鏡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又如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振之得鐘蓋有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

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官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理之常何足為奇異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以自是者亦若

魯遠邪

○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句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 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為五不

知孰為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

是而四子非矣此義又如何

○ 莊子曰齊人躄呈亦反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鉗刑音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躄者躄躄行不進貌禮記躄躄焉踟躕焉鉗鍾鉗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甕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

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躄行其子於宋而使為闢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類其求鉗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為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

給堂塗使令四三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

子於外國為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為非而不知自己之非也

○ 夫楚人寄而躄闢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闢未始離於本而足以造於怨也

離罹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躄躄行為他國之闢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闢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闢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闢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向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壁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體也立者為體斲者為用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也告言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亦逆也

○ 手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 吳王浮于江登手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懼也棄而走逃於浮菴有一狙焉委蛇攫採音採而擊見音見巧于王王射之敏給持捷矢王命

相去趨供音射之狙執死而執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音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音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虛頽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及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音我必先音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驚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自此而後相悲於無窮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為之乞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音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令尹

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

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胷受刃

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逐勝之亦在仲

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解

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吾

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

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

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

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

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

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

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莫求

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

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

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曰為我相

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

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

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

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

鵠生於突音

與室西南隅突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

田獵而二物乃得於吾室中若生於與突

焉即詩所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鵠

子但下得生字差異

若勿惟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

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

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恠吾與之乘天

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援吾與之一委蛇

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性徵者必有性行殆乎非我與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蓋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

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
一覲者一頃刻之見不足為定也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也前同姝姝也美自也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知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蝨是也擇

疏鬻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

宴安不自拔濡需待

卷婁者旁也羊肉不羸蠟蟻慕羊肉羸也旁有羸行百姓悅之故三徒成都已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曰莫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羊畜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

卷曲偃偃不得伸舒

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素知於魚得計於羊素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補

上言奔得眾而不得歸休故此言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各有好惡而不比不比則紛爭起而不利故與人無所親疎抱道溫和以順天下者此之謂真人前所言蟻

慕羊肉者蠟蟻能有知故不能無慕羊不能無意故不能不羸真人則於蟻素知於羊素意却挿入於魚得計亦因前面漆上魚樂之說故來得不覺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不是等閑語非親造其境者

不能知其平也繩平是寂然不動之時繩者直而已更無邪曲其變也循變是感物而動之時循者事物之交唯順以應之不為其所亂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天者自然也人則有為矣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古之真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為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莖與桔梗雞靡豕零相為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有又以越事證之大夫種知越亡之後可以存而不知反以殺其身是皆得失無常者也

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自此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鷓目夜則

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脰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此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張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言此箇道理元相廁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也茲萃其反也循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

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反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

明心思之欲如實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踈而後善恃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太一知太陰知太目知太鈞

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解之太目視之太鈞緣之太方體之太信稽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不知而後知之

足之所踐者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者無幾而要所不知方爲大知太一太陰太目太鈞太方太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爲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爲始因上文太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能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擢音手闔不亦問是已奚感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上文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提出問字來結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損揚擢許慎註淮南子云無慮大數名也亦解得不明白蓋揚者舉揚也擢者反

覆手也當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為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四三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二十五 因四

廬陵 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姓彭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于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句固顯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陳者假衣於春暘者及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句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舉人以和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句彼其手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陳者過春即為衣暘者過冷風即反而為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也彼其手贊歎而言彼其人手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比于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陳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拙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作行恒無幾上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網繆事理輻輳處惟聖人為能達之周徧